



玲瓏女

高 鋒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玲珑女

高 锋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玲珑女 / 高锋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11

ISBN 7-5059-4472-X

I. 玲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0414 号

书 名	玲珑女
作 者	高 锋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樊东屏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485 千字
印 张	18.1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472-X/I · 3487
定 价	2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责任编辑 / 樊东屏

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
rdierqos6.1@sohu.com
13621620679

第 一 章

一只画着美人儿的团扇风筝在空中飘飘摇摇。

鸟瞰之下，玲珑镇那方圆三里的连连绵绵的青黛色瓦面，仿佛半浸在烟水之中；老树几寸、旧桥数点，一派江南水乡古镇怡淡悠远的景致。时值春日，这古镇的上空却早已有了孩童的歌谣：“扇子扇凉风，时时在手中，有人问我借，要过八月中。”

伴随歌声流淌的，是穿镇而过的清清的流花河，河岸连向一片新秧浅水的广袤田野。

绿草茵茵的河滩上，奔来了一群放风筝的孩子。孩子们欢呼着，牵着团扇风筝欢声奔跑。

团扇风筝愈升愈高，扇上的美人在空中遨游。

孩子们大声欢唱道：“美人美人在天上，红红丝线长又长，一头拴住状元郎，一头拴住绣花床！”

团扇风筝突然一仄，坠落下来。孩子们欢叫着追寻失踪的风筝。

团扇风筝挂在河边的一座古老的砖塔上。

孩子们奔到塔下，望见了塔尖上的风筝，齐声喊：“美人快下来！美人快下来！”

塔窗里野鸽惊飞。突然，一个女孩在塔门口发现了什么，脸上顿时布满了恐惧，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长长的尖叫。塔门口，躺着一具男人的尸体。

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室里一片寂静，尘蒙蒙的阳光



下,一只小巧玲珑的手在绘画板前移动着,炭笔在粗砺的画纸上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画纸上的裸女渐渐清晰起来。炭笔在裸女饱满的胸脯前稍稍犹豫了一下,用力地勾出了乳下阴影。

下课铃声骤响。

炭笔在画纸下角签上了一个娟秀的名字:白风衣。

收笔的时候,也许是用力过猛,炭笔头折断。

下课的女学生夹着卷拢的画稿走出教室,三三两两地向宿舍楼走去。“风衣!”宿舍楼宽敞的楼梯上,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女学生在喊。白风衣在楼梯上站停,回过脸来,抿唇一笑。

从彩色落地玻璃大窗外射入的阳光极是明媚,将白风衣俊美的脸照得格外亮丽。一件蓝色束腰布衫将腰肢裹得紧紧的,齐耳短发,发间斜夹着一只白银打成的凤凰发卡,长长的黑色洋布裙下,露出一双小小巧巧的方头圆口系带儿的蓝皮鞋。

胖女生紧了几步,走到白风衣身边:“风衣,听说你父亲来信了,要你回去一趟?”

白风衣:“我的事,总传得这么快。”

胖女生:“谁让你是校花呢?我要是像你一样也是校花,就巴不得把我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,都公诸于世,不,公诸于校园。”

白风衣笑起来:“那好啊,下回学校选美,我投你的票。”

胖女生:“说正经的,风衣,——此去可是黄鹤否?”

白风衣:“什么意思?”

胖女生有些沮丧:“听说,你这趟回玲珑镇,也是去选美的,如果选中了,就不能回学校了。”

白风衣:“你是说,我会乘上黄鹤,一去不归?”

胖女生:“风衣,我有感觉,真的有感觉,那黄鹤……好像已经停落在校门口了。”

校门口,白风衣拎着个木柄布袋走出来,果然看到一辆空黄包车咣当咣当地朝她奔来。她想起胖女生的话,不由笑了。

车夫在白风衣跟前停住,问道:“小姐,您去哪?”

“去广丰洋货行。”白凤衣坐上车，说道。

黄包车的大胶皮轮子碾着光光滑滑的条石路面，像趟着水皮儿似的松快。车夫跑得飞快，找着话儿说：“小姐，拉上您这样的客人，便宜我这身力气了。听小姐口音，是玲珑镇那地方的人吧？”

白凤衣道：“你知道玲珑镇？”

车夫：“知道！做男人的，可以不知道天下三十六码头，可不能不知道玲珑镇。”

白凤衣脸上有了笑意：“玲珑镇真的这么出名？”

车夫道：“玲珑镇出美女啊！”

白凤衣轻声一笑：“可玲珑镇的美女……都在扇面上。”

广丰洋货行座落在商行云集的庆春路古街上，白凤衣在洋货行里转了一会，一手拎着帽盒和鞋盒，一手提着几件广货，很快就挤出来了。街面上到处是行人车马，卖各式江南点心的，牵猴驮鼠卖秘药的，搭肩点腰卖春脸的，拍胸砍肉卖功夫的，将这条繁华的商业街面搅成了一锅五谷粥。

一阵风铃声脆脆地响了过来。白凤衣眸子一亮，喊住了那挑担卖风铃的，买下了一串风铃儿，看看没地方放，索性绕在手腕上。这一路走，她身上就传出了好听的风铃声。

行人听着这脆灵灵的铃儿声，纷纷回首。也许是被白凤衣的美貌和坦然自怡的神情惊住了，人人皆是一脸的愕容。

白凤衣大大方方地在人丛中挤来挤去。

人群中，一辆黄包车驶来，在路边停住。

车内下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男子。此人是上海“魏记扇行”的老板魏锦人。

魏锦人朝清风扇行走去。

挂着“清风扇行”鎏金大匾的扇铺前，三三两两的顾客在挑选扇子。白凤衣从铺子前走过，忽又想起什么，回身朝扇铺走去。

她腕上的风铃一阵脆响。

扇铺的大柱子上，挂着一对黑漆楹联：“明月依人，恍见嫦娥面；清风在手，轻撩檀郎衣。”白凤衣站在店铺外将楹联轻轻念出了声，不由抿口一笑，自语道：“好一副轻薄的扇联！”抬脸再看，那店堂里挂满了各式扇子：羽扇、竹扇、团扇、折扇、檀香扇、象牙扇、葵扇、蒲扇、麦秸扇……一根彩绳上还吊着扇子的配件儿，有扇玉坠、扇流苏、扇香袋、扇锦盒……

店老板笑脸一绽，抻了抻宽袖，迎上来笑道：“小姐好眼力！本号的扇子，可是杭州城里头一家这么齐全的！”

白凤衣笑笑：“随便看看。”

魏锦人走了过来，正欲进门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在白凤衣身旁站停，也看起了扇子。

店老板从柜下取出一擦扇盒，打开，口舌麻利地介绍起来：“小姐请看，这是苏州檀香扇、苏州绢宫扇，苏州水磨骨玉竹折扇，行家叫作苏州杂扇……”

白凤衣放下手里东西，拣看起满柜扇子。

店老板：“对了，这是杭州王兴记的黑纸扇、绍兴的油纸扇、湖州羽毛扇、瑞安绢扇、奉化纸扇、临安竹骨扇、九华山纸折扇、当涂羽毛大扇、衡阳棕骨扇、宁乡油纸扇、新会火画葵扇、南昌安义烫金扇……这几把？这把叫铁骨扇，这把叫香木扇……”

白凤衣抬起眼寻找着什么，轻声道：“怎么……没见到团扇？”

店老板看着白凤衣：“哦！明白了，小姐要买团扇！古人有佳句吟诵团扇也！——团扇，团扇，美人病来遮面……小姐别误会，您要买的团扇，可不是遮病容的！像你这么漂亮的美人，定是图了那古人说的‘团纱映似月，蝉翼望如空……’”

“不对，依我之见，这位小姐对团扇有意，定是记着了宋人的名句：‘扑萤夜凉沉沉月，障面清歌澹澹秋’。”

说话的是魏锦人。白凤衣回过脸，对着魏锦人一笑：“这是宋人高观国《思家客》里的句子。”

魏锦人：“正是。看来，小姐定是名出书香。——敢问小姐芳

名，在哪间学堂读书？”

白风衣打量着魏锦人，见他红唇白面，一身极清爽的西式衣帽，看人时的眼睛也含着几分温绵，且又戴了一副金丝框眼镜，想必是个有学问的人，便爽快地回道：“我叫白风衣，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学。”

“白风衣？好名字。”魏锦人笑着从西服内袋里取出个金灿灿的名帖盒子，指尖舐出一片，双手恭谦地递给白风衣，“在下姓魏，草字锦人，在上海开有一家小商号。”

白风衣看了看名帖，抬起透着惊讶的脸：“魏先生也开着扇行？”

魏锦人欠欠身：“见笑。”

店主见到魏锦人，忙打来招呼：“魏老板来了？小号为魏老板备的王兴记扇子，都装盒了。”

魏锦人一笑：“好的，我这就去验看。”

白风衣对魏锦人笑道：“我听说过你开的魏记扇行。”

魏锦人：“是么？如此说来，我与白小姐是有缘的了？”

白风衣：“其实呀，我也只是从父亲那儿听说的。”

魏锦人：“你父亲？敢问你父亲的高姓大名？”

玲珑镇外古老的砖塔下，一双红肿的眼睛望着高高的塔尖。塔尖上，那只被缠住的美人团扇风筝被风刮得啪啪直响。镇长白立斋垂下肿眼睛，看向塔门前卧着的那具男尸。

从男尸的卧姿看，这人显然是从塔窗上跳下自杀的。

白立斋掏出一小瓶眼药水，仰着脸给眼睛滋了滋，咕哝道：“老古话说，男吊桑，女吊床，这玲珑镇到处长着桑树，这男人偏偏不往桑树上挂脖子，却爬到这镇河塔上来摔肉饼！唉，做人哪，花样百出啊！”

镇政府的一名书记官和几个差役在搜检着男尸的衣袋，掏出了一串钥匙、几张银票和马票，最后掏出的是一封没封口的信。“禀报白镇长！”书记官起身，走到白立斋跟前，递上浸了血的信，



“这是从死者衣袋里找到的。”

从田野上吹来的风挺有劲，白立斋背过身去，挡了风，抽信展开，看了几行便又回过脸来：“我早就说过，死人口袋里的信，都不是信，是遗书！看来，玲珑镇又来了个为扇而死的疯子。弄明白这人是何方神圣了么？”

书记官：“从找到的马票上看，这大概是上海人氏，从找到的银票上看，这人又像是南京人氏。”

白立斋：“看看他的皮鞋，哪家商号的。”

清风扇行隔壁的茶楼总是那么喧闹。魏锦人和白风衣坐在靠排窗的桌子边喝着龙井茶叙谈着。

魏锦人：“没想到，你父亲是玲珑镇的镇长白立斋。说起来，你父亲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看上去办事挺马虎的，可肚子里，却是搁着三五把算盘。他老人家眼睛还红肿着么？”

白风衣：“我父亲的眼疾患了好多年了，我让他来省城医治，他又不肯，还说是红眼看世界，才看得出满世界都是个红喜字。”

6

魏锦人：“这话有意思。难怪人人都长着白眼，白眼看世界，那满世界看见的，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”

两人笑起来。

魏锦人一脸感慨：“我与你父亲是朋友，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了朋友的千金，看来啊，这世界也真够小的，小得转个身就碰上了自家的晾衣竹梢。”

白风衣笑：“魏先生说话，很风趣。”

魏锦人笑着摇摇头：“光是风趣就俗了。话要说得风雅才有意思。我听你父亲说过，玩扇子的人，其实玩的就是一个风雅。倘若我原本是个莽夫愚汉，手里哪怕执着一柄乾隆爷题字的洒金大折扇，也觉不出它是把宝扇，只会充作打拳卖膏药时插在腰里的摆设。”

白风衣又想笑，却忍住，问道：“魏先生在上海开着大扇行，常跑玲珑镇来订购美人扇吧？”

魏锦人道：“常去。要不，我怎么会认识你父亲？”

白风衣：“对了，刚才我在隔壁的清风扇行怎么没见到玲珑镇出的美人扇？”魏锦人一笑，喝尽了杯里茶，将空杯往白风衣面前一推：“杯里有什么东西？”

白风衣：“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”

魏锦人从袋内取出一把牙柄小折扇，刷地一声打开，儒雅地轻摇着，微笑着看着白风衣。

白风衣笑起来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说，美人团扇卖完了，所以就见不到了。”

魏锦人摇摇头：“不对，你还是见到了！”抬扇往身后一指。白风衣回头，见这茶楼的粉墙上挂着几个红木大镜框，镜框里嵌夹着的竟是一把把玲珑镇出产的美人团扇！

扇上的四季美人绘得柔媚入骨、呼之欲出。

镇河塔下，书记官扔下死尸的皮鞋，回道：“是上海大昌洋鞋公司的！”

白立斋：“那就是上海人无疑了。我白立斋真是想不明白，天底下的美女，不都是在上海躺着、坐着、站着么？这些男人干嘛还都要跑玲珑镇来呢？他们也不是不知道玲珑镇的规矩，镇里的美女都是给扇面留着的，不是给男人留着的！——知道这王八蛋是为哪把扇子跳塔的么？去把尸身扳过来，看看他手里拿着什么？”

书记官又往死尸跑去，扳转尸身，果然见到死者的手上握了一把绢纱团扇。扇面已被折断，扇上绘着的美人儿也已被黑血浸得看不清面目。白立斋接过血扇，眯着肿眼，对着头顶明晃晃的太阳将扇面照看了一会，摇了摇头：“看不清……，画着的像是玉娟，也像是……巧姑，对了，那个长着丹凤眼的，秦无心的女儿梅子，大名叫什么来着？”

书记官：“大名叫秦梅雨。”

白立斋：“听说这丫头，好像有些流言？”

书记官：“据族长秋莲篷、秋老先生说，他也听到流言了，只是



没有拿到证据，只好罚梅子姑娘在祠堂跪了一天一夜的冷砖。”

白立斋又看了看血扇：“你说，这扇面上画的美人儿，会不会就是梅子？”书记官道：“等卑职将扇上的污血洗去了，便可一目了然。”白立斋又往眼里滴起了眼药水，边滴边道：“不必了。人死为大，烧香为吉，干嘛还多事！记住，自我白立斋上任当镇长以来，躺在玲珑镇的外乡男尸，已经是第九个了……”

“加上这个，是第十个。”书记官纠正。

白立斋：“人不是狗，哪能一躺就躺一地？玲珑镇的名声，是再也糟蹋不起了，再糟蹋，那扇子还卖不卖？今日这事，按老规矩办，请照相师拍下照片备查，然后把死人送到收尸所去，别再到处声张了。对了，此事也别惊动祠堂，免得节外生枝。”

“老爷！老爷！”有人老远奔来。

白立斋见奔来的是白府的宋管家，蹲下身，抄了把土，边擦着手上的血渍边问：“宋管家，什么事这么急？”

宋管家喘着大气：“老爷，接大小姐的船，是派镇里的小火轮还是另雇一条小篷船？”

白立斋拍打着手：“怎么，船还没走？”

宋管家：“老爷不是有话留着，等你吩咐下来了再发船么？”

白立斋拍拍宽亮的油脑门：“忘了！全忘了！唉，都让那跳塔的给跳糊涂了！往后，要是再出死人这种事，我这个做镇长的，也没准要爬塔跳人！——还楞着干嘛？还不快雇船去接我女儿！”

他往眼里又滋起了眼药。

茶楼戏台上猛地响起一阵锣鼓响，几个唱滩簧戏的旦角踩着锣鼓，用团扇遮着脸，碎步上了场。

“真巧啊，正看着扇上美人，那美人就下来了。”白凤衣对着魏锦人开玩笑道，“魏先生，你看，这团扇上的美人，怎么一下都跑到戏台上去了？”

魏锦人：“不对吧？等那美人儿将遮脸的团扇放下，你就知道她们是不是美人了。”

锣鼓声铿锵响着，骤停，旦角在咿咿呀呀的胡琴声中扭起了腰肢，渐渐将遮脸的团扇垂下，缓缓回身。白凤衣惊得急忙用手掌封嘴。戏台上皆是一张张粉嘟嘟的宽盆大脸！众旦角舞着团扇，扯嗓子唱：“……结识私情好像扇子能，骨清面白有风情，……”白凤衣忍俊不禁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道：“美人儿在糟蹋冯梦龙的佳句了。”没有魏锦人的声音。

白凤衣回脸，这才发现魏锦人已经走了。桌上，留着用茶水写下的四个大字：“后会有期”。

白凤衣怔怔地看着字迹，竟然发起愣来。

戏台上，锣鼓声铿锵铿锵，团扇舞动……

运河上一条篷船咿呀在晨雾里。一支紫色木橹咿咿呀呀地摇动着，不知是在拨水还是在拨雾。春日早晨的流雾将运河两岸的堤树、茅舍、走牛、行人洒染成了一幅幅水墨淡影。

小篷船在雾气里时隐时显。

篷船上“啪”地响了声，一根枯树枝被一双有力的女人手折断，塞进小瓦灶的灶膛，火旺了起来，座在灶上的砂锅冒起了热气。肥胖的船娘背着娃子蹲在船板上烧灶，娃子头上戴着的鲤鱼绣花帽在雾气里红通通的像条活鱼。船娘从柴烟里抬起脸，将绑在背上的孩子放入站桶，给木脸盆里添了热水，绞出一把手巾，想想不妥，又将布巾放回脸盆，端着，弓腰从船尾爬进篷舱，又从篷舱爬到船头。“白大小姐，天亮了，洗脸吧。你在船头坐了一夜了。”船娘对着坐着看雾的白凤衣道。

白凤衣托腮望着河面，没作声。

船娘：“盆里的水刚烧的，大小姐洗一把吧。”

白凤衣的声音很轻：“端走吧，不想洗。”

船娘想起了什么，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大小姐是嫌布手巾不干净吧？这倒也是，如今玲珑镇的女子，都不用布手巾洗脸了。”

“是么？”白凤衣道，“不用布手巾洗脸，那用什么洗呢？”

“大小姐在省城读书有五年了吧？”



“六年了。”

“难怪大小姐对镇里的事情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你还没听说过吧，镇里的姑娘们，这年头越变越新奇了，为了能在三年一回的选美会上选上个美人，都想着法子伺候自己的俏脸儿哩，早晨起床洗脸，用的不是布了，用的是竹衣了。”

白凤衣回过身来，脸上充满了惊奇：“竹衣？竹衣也能洗脸么？”“能啊！”船娘道，“取一张竹衣沾了水，对了，那水也必定要用从天上接来的雨水，将竹衣打湿了，往脸上这么一擦一擦的，就算是洗脸了。大小姐您看，就这么洗——”胖船娘做起了猫洗脸的动作，手势夸张，显得有些可笑。

站桶里的娃儿先笑了起来。

白凤衣也笑了，道：“用竹衣洗脸，我还是头一回听说。莫非这竹衣比布手巾还干净？”船娘道：“就是。竹衣是长在竹子里的，剖开了竹子，取它出来，像春卷皮似的，那多干净。哪像这布手巾，都是在女人的裤裆底下织成的，多不洁啊。”

“回到了镇里，我也是要用竹衣洗脸的了？”

“看大小姐往哪说了？”船娘摇起了头，“竹衣多贱哪！您是镇长的女儿，洗脸，哪能用竹衣洗？得用蛋清。”

白凤衣：“蛋清？回到家，我得用蛋清洗脸？”

船娘笑：“洗完了蛋清，怕还得让你吃一样东西哩。”

“吃什么东西？”

“吃桃花。”

“吃桃花？”白凤衣又一怔，“我还得……吃桃花？”

玲珑镇扇业会馆祠堂外，月色如水，梆子声声。被黑瓦白墙、飞檐挑脊的祠堂跑马楼切裁得有棱有角的月光，投在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，使这路面有些像山道般崎岖嶙峋。

更夫贴着高耸的白墙走来。他是个驼子，背上插着一盏灯笼，边走边敲着竹梆，拉着嗓子喊：“夜深人静，火烛小心——！灶笼灭灭，烟锅清清，油盏看看，门闩顶顶，性命要紧——！”

祠堂高高的门首上赫然一块巨匾：“玲珑镇扇业会馆”。

一条细长的黑色人影在白墙边一掠而过。

更夫视而未见，不用说，他既是驼子也是个瞎子。

人影慌慌张张地朝一条巷子奔去。

巷子深长，细长的人影贴着墙越奔越快。一只猫倏然蹿上瓦面，蹲伏着看着这条陌生的人影。奔行着的是个瘦长个子的年轻男人，脸色苍白如雪，留着“两片瓦”分头，穿着一身缎面长衫，一双软底布鞋，一只手撩着袍摆，边跑边不安地往身后瞧着什么。他是杭州扇商肖九。

肖九突然站停。显然他听到了巷子里有人走来。他闪身隐入门洞的暗影，身后的门环轻轻响了一下。

走来的是一头白发的瘦老头鱼爷。

鱼爷手里拎着个黄酒罐，走得跌跌冲冲，可口里哼着的小曲儿却是中气十足：“雨落石桥……滑又滑，隔壁……娘子……包小脚，红鞋子……绿鞋拔，走一步……滑一滑，退一步……拔一拔，脚布拖去……一丈八！……”

鱼爷往口里倒了一通黄酒，扔了空罐，刚走步便跌了一跤，扶着墙爬了起来，哼哼唱唱地又往前走去。肖九紧紧贴在门板上，屏住了气。鱼爷摸来，一把摸住了肖九。

“你……你是何人？”鱼爷大着舌头，“半夜三更，替人守门，不是……门神就是……家狗！说！你到底是什么……东西？”

肖九低声：“我不是什么东西，我是来玲珑镇买扇的。”“买扇的？”鱼爷的手抓得更紧了，“半夜里哪有扇……可买？我看你不是买扇的！是……偷扇的！”肖九道：“偷扇？你老人家取笑我了！”

鱼爷松开了手：“我问你……你现在去哪？”

肖九一楞：“我去哪，管你什么事？”

鱼爷：“可我知道……你去的是河边！”

肖九又一怔，有些心虚了：“去河边干……干什么？”

鱼爷嘿嘿冷笑了两声，道：“记住……在玲珑镇……没有我鱼

爷不知道的事儿！你得记住……去河边的人……在我鱼爷的眼里……都是钓鱼的人！走吧！记住我鱼爷的话：钩子上的鱼……都是死鱼！”

肖九仄着身，挤出了门洞，往巷子口狂步奔去。

鱼爷听着跑远的脚步声，突然发出一声骇人的长笑，大声喊：“小子哎！你给我记住！……钩子上的鱼，都是……死鱼……都是……死鱼！……”老头找回空酒罐，抱着，又哼起了小曲，摇摇晃晃往前走。

一只手轻轻拍着秋氏扇行的铜耳门环。

门开了，探出一张伙计的脸：“是秋三爷？这么晚了，还找秋老爷？”

秋三爷怀里抱着个锦盒，小声问：“族长回跑马楼了么？”

伙计：“账房里还亮着灯哩。秋三爷请！”

扇行账房里，一盘鱼油大灯燃着四根拇指粗的火绒，亮亮地投着白光，将柱子下的一张红木大账桌照得通明，也将一只在桌上打着大算盘的枯干如柴的手照得紫筋虬曲。

门声哑哑地响了一下，又哑哑地合上，秋三爷欠着身进来，走到桌前，将锦盒轻轻地放下，退后一步，低声道：“族长，您要的人，给您送来了，请过目。”

族长秋莲篷没有抬脸，只是沉声问：“镇河塔下那个摔死的，白镇长去验过了？”

秋三爷：“验过了。听镇衙门的书记官说，那人摔是摔死了，可摔得挺有脸面的，没大破相，还留着鼻子眼睛，牙也没掉一颗……”“叭！”夹在秋莲篷手指间的毛笔重重地拍在桌上，秋莲篷抬起老皱如核桃的脸，稀拉拉的白须颤了颤，咧开嘴，露出残缺不齐的老牙，厉声道：“有你这么说话的么？”

秋三爷看看秋莲篷的牙，自知失口，忙又欠了欠身：“该死！

我没把话给传明白！那跳塔摔死的，没牙了。”

“我问的不是牙，是字！”

“对对，那摔死的留下字了，写了满满一大张纸。”

“那是遗书！知道那遗书是留给谁的么？”

“我也打听了，书记官说，跳塔的人留下的遗书，是他自己留给自己的。”

秋莲篷发出一声长长的冷笑，推椅站了起来，抓过龙头拐杖，在房里踱了几步停住道：“在那遗书上，是看不出此人为哪个扇面美人跳塔了？”“不，看得出。”秋三爷将插在腰后的一把折断的血扇取出，双手递给秋莲篷，“族长请看！”

秋莲篷接过血扇，看了一会，抬起脸：“哪儿得来的？”

“是我从书记官手中得来。听书记官说，那个寻死的人，跳塔的时候手里拿着的就是这把扇子！”

秋莲篷急忙将血扇对着灯看了起来。扇上血迹斑斑，看不清美人图。

“端水。”秋莲篷道。

秋三爷端上一盆清水。

血扇浸下水去，清水渐渐变红，扇面上的美人图慢慢显了出来。两支大蜡烛照近水盆。扇上美人在水盆里愈显愈清晰。

“是巧姑？”秋莲篷失声。

“没错，是巧姑！”秋三爷道。

秋莲篷直起腰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连连摇头：“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竟会是这个妮子！老夫刚才还在想，玲珑镇去年选出的三位扇面美人，玉娟、巧姑和梅子，究竟是谁在惹祸。那玉娟已是染了肺癆，吐血快三个月了，早已下不得床，是断然不会给老夫找事的；那巧姑，入了选的当天，就已成了吃素念佛之人，也是不会再动凡心的；想来想去，能搅出事来的，只有秦无心的女儿秦梅雨。

可是，老夫想错了，惹出人命大事来的，竟会是吃素念佛的人。”他猛地回身，厉声道，“打开盒子！”

秋三爷赶忙将桌上的锦盒开了铜锁，打开盖，从盒里轻轻取出三把团扇，然后又轻轻地一把一把放在桌上。

扇上美人图绘得精妙绝伦。图上分别写着三个人名：玉娟、